

儒学可以“拯救”世界

樊杨 何文琳(复旦大学)



■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



大多数中国人眼里，“儒学”并不是一个陌生词汇，但对儒学的理解却不尽相同，有人说它是关于心性的中国哲学，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几千年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源头，更有人将它视为中国人特有的思想价值观念。被打上“中国烙印”的儒学，真的这般“保守”？诞生之初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理想和智慧？被看做缺乏普适性的它，又如何影响乃至拯救世界？

3月11日晚，复旦大学举办了题为“儒学拯救世界”的讲座，没想到竟然令邯郸校区3108教室座无虚席。主讲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、政治哲学研究专家白彤东更是传奇人物，本科在北京大学攻读了核物理专业，硕士阶段就弃理从文，转投北大科学哲学专业，博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。白彤东以简明精到的语言，深度解析了儒学在当代世界背景下的含义与作用，精彩独到、发人深省。他曾在一篇博文中写道：“‘儒学拯救世界’，这不是预测，而是期望；不是描述，而是给世界提供一个‘应该’的图景。”

儒学不保守 面向所有文明人

近代以来，中国社会遭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，一切原有的价值观碰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与考验。五四时期，学者认为，儒学是“封建”、“保守”的代言词，是中国通往民主、科学的绊脚石，必先除之而后快；也有人认为，儒学是中国人的哲学，与西方思想迥然不同，中国该有一套建立在儒学之上的新制度。白彤东认为，两者看似对立，实则殊途同归，都是把儒学与西学的差异看作根本的文化冲突。

儒学真的“保守”吗？白彤东说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儒学产生之初，它以孔孟学说为代表，面向的是所有华夏子民——“华夏”在那个时代指的是所有文明人，并非单指某一民族。“就算当时这个被认为不怎么文明的‘蛮夷之族’，孔子都有信心去感染和教化，意味着，儒学发源时，并不是针对某一种人的特定学说。这是一种普适观念，也是它不保守的佐证之一。”

人们常常只因为孔子“克己复礼”，就给儒学盖上了“保守”的定论，实际上，孔子至少为维护周礼开创了新的基础——“仁”。

政治被“阉割” 儒学变成“娘娘腔”

白彤东认为，政治儒学长期以来被国人绝对否定，就因为它曾以一种唯心的方式错误应用于“天朝上国”的狂妄管理中。“学术偏见使人们情不自禁‘阉割’掉儒学的政治层面，只剩下一个‘娘娘腔’的儒家。”

白彤东说，这种“阉割”把儒学归于“心性之学”、“心灵鸡汤”，成为一种只可运用于个人修养而绝缘于政治秩序的东西，而“心灵鸡汤”常常展现出服膺西方、迎合当权者和娱乐大众的一面。“事实上，儒学思想从诞生起，就与政治密不可分。西周末年礼崩乐坏、百家争鸣，面对一片混乱的政局，孔子不可能不去思考：该怎么构建一套新的政治秩序，重新凝聚国家力量？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儒学的政治学说自然应运而生。儒家思想以复兴周礼为己任，而这一切以‘仁’为本。”

“仁”是孔子为周代制度创造的全新基础。西周时期，君王直接统领诸侯，其统治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，并由此产生礼乐以维持内部凝聚力，而到东周末年贵族没落，封建制瓦解，君王直接统治百姓，势必要建立新的基础。儒家以为，内部凝聚力靠仁爱，而仁爱又该如何培养？对此，孟子提出恻隐之心，培养恻隐之心的最好场所是家。家既是极其私人的地方，又是“由私到公”的出发点，由近及远、依次推广，最终达到关心他人、和谐社会的目的。

以“仁”为本 “子曰”常遭误读

白教授说，孔子有些言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误读。例如，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常常被视作父权、君权独大的典型代表，实际上，儒学强调的是父子、君臣间的双向尽责，所谓“君待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，君若不为君，则臣可不为臣，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。

历史上，民族国家因其民族成分统一，而有强大的凝聚力，但缺点就是敌我分化太明显，形成了对内仁政，对外残暴，就像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。儒家提出以仁、恻隐之心以及基于文明和野蛮之分的“夷夏之辩”来整合国家，而不是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方式。儒家所采取的“远人不服，修文

德以来之”的理想形态，也比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张更加人道。即使在慎战的前提下征伐，儒家也坚持以“仁”为原则，坚持“仁权高于主权”的原则。它比民族国家的“丛林政治秩序”要人道。

近代中国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后，认为只有经过“民族国家”才能走向民主科学，过于重视民族甄别，摒弃儒家以一个广义文化消除隔阂的观念，实际并未解决问题。

二战后，人们看到民族国家的缺陷，又提出“人权要高于主权”，高唱世界主义，好似墨家，提倡“兼爱”。儒家质问，“兼爱”的基础是什么？缺少明确的立足点，因此没有人能够真的做到，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对所有人都冷漠。

儒家提倡泛爱，同时又认为爱有差等，这对国家利益有温和的维护。即本国利益高于他国利益，但是维护前者，不能无视甚至侵害后者。这又比近似于“兼爱”的世界主义更现实、更符合人情。因此，回归先秦儒家对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理想，可能是消除族群与国家间纷争的更有理想又更现实的方式。

人分为“大小” “小人”参与“大人”做主

何谓“自由民主”？在白彤东看来，自由民主之核心的“一人一票”，很可能是其中最问题的地方；自由民主不仅仅等同于一人一票，还包括宪政、法治、对基本自由与人权的保护等，这些是民主制最值得推崇的地方。

他因此提出了一个“另类”观点：儒家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，提倡由人民来治理国家，相反，儒家将人分为“大人”和“小人”，认为“大人”有足够的恻隐之心，能关心臣民，所以应由“大人”做统治者。比如，孟子既有平等思想，认为人皆可为尧舜，但又不提倡民主过于宽泛。

儒家们认为，人民能表达对政治的感受，但无法判断其深层原因，所以要有“大人”来审查民意，再作定论——因此应该有一种“大众参与”和“精英干预”结合的混合政体，既有“一人一票”制度，为个人利益发言，又有“精英”层审查制度。

白彤东说，也许人民与精英相互制衡能够解决当前民主国家的问题，这种政体不但是后发达国家应追求的，也是治疗西方国家内部民粹政治痼疾的良药。

